

40 二度主豫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韓復榘出走，張自忠受到誅連。在上一輪「槍班奪權」中沒有得到實惠的西北軍新貴們對總司令的用人公開提出質疑，他們認為曾經「降晉」的人本不該重用，韓、石事件就是嚴重教訓，對一度投晉的張自忠也提出質疑。威信已大為低落的馮玉祥為息事寧人，便免去張第二十五師師長職，調任潼關警備司令，奪其兵權。

「五原誓師」後，張自忠從山西回到國民聯軍，擔任馮玉祥的副官長，北伐期間任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北伐結束後，張任開封警備司令，韓復榘時任河南省主席。全國軍隊編遣，第二集團軍共編十二個師，起初十二位師長中並沒有張，後第二十五師師童玉振保送陸軍大學進修，張接替童任二十五師師長。二十五師是原韓復榘軍第一師的老底子，這大概也是張被調離的

原因之一。馮玉祥調被冷落多時的張凌雲接替張自忠職，二十五師又擴編為第四軍，張凌雲即成為第四軍軍長。馮為什麼要調張凌雲接替張自忠呢？北伐期間，張凌雲曾在韓復榘軍擔任第一師師長，對這支部隊比較熟悉，加之，張凌雲與韓復榘有隙，不可能把這支部隊拉到韓那裡去。但此事畢竟擺不到桌面上，馮只能含糊其詞，找個藉口。六月九日，馮為龐炳勳送行，「與言調張凌雲為軍長，以其作戰久而經驗多，並無其他原因」。(註一)

張自忠調職後意志消沉，旋即赴西安與家人團聚，賦閒在家，未去潼關赴任。

馮玉祥經韓、石之變後，受到來自團體內、外兩方面的巨大壓力。韓復榘在洛陽發表「養電」之後第五天（五月二十七日），馮即通電下野，聲明要「入山讀書」。翌日，馮在華陰又對宋哲元、石敬亭、曹浩森等說，他「對韓復榘事傷心已極，決意通電下野，即日出洋。各師均著宋哲元、石敬亭統轄管理，徐圖恢復」。(註二)閻錫山亦自太原電促馮即日蒞晉，及早偕行出洋。馮因反蔣這口氣未出，根本無意出洋，後因好友李書城勸說，始同意赴晉，目的當然不是出洋，而是要親自去策劃聯閻倒蔣大計。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馮玉祥同妻女自華陰到山西運城。

鑑於韓復榘明確表示「除不與（馮軍）作戰外，其餘絕對服從中央，願將所部及石部調至魯、

(註一)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六月九日。

(註二)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皖交界處剿匪」，^(註三) 南京方面同意韓軍東調，與西北軍脫離接觸。

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旨在脫離西北軍，並非與馮玉祥為仇，更不會對西北軍用兵，正如劉汝明所說：「韓向方倒也沒有做得太過分，他到了鄭州打了個電報，沒敢指責馮什麼，僅只把馮周圍的幾個人大大加責斥了一番。」^(註四) 有人講，韓不敢與西北軍作戰，是因為怕自己帶出來的隊伍再跑回去。如果韓連這點自信都沒有，當初他就不敢發動東進了。

六月中旬，南京方面決定韓復榘第三路軍與唐生智第五路軍換防；石友三第十三路軍與方振武第六路軍換防。韓軍先調往豫東，再移駐魯西；二十四日，唐軍開往鄭州接韓軍防，擔任隴海線正面。二十一日，石軍調至皖北亳州；方軍開往偃城、許昌，擔任唐軍左翼。馬鴻逵第十五路軍調往徐州。如此，韓、石、馬在地域上被分割、拆開，這與韓復榘當初擬將三部聯在一起，互為依託，以免被人支解，各個擊破的設想成為泡影。自是，韓開始對南京方面的用心良苦有所警覺。

二十一日，石友三軍開始向亳、潁移動。二十三日，韓復榘軍沿隴海線以北漸次向歸德、濟寧移動。

六月二十四日，唐生智由歸德赴鄭州指揮對馮軍作戰，途經開封，韓復榘、石友三、馬鴻

(註三) 〈韓復榘擬赴京以表明心跡〉，《世界日報》，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四) 《劉汝明回憶錄》，第九十九頁。

達到車站迎送，並進行短暫會談。唐對馮玉祥素有惡感，他要先打垮馮軍，而後再打蔣介石。二十三日，唐部第八軍軍長李品仙率劉興師之兩旅行抵開封，李晤韓接洽換防事宜。一年前北伐結束後，李與韓曾在北京南苑軍營換防，已是老相識。

因馮玉祥時代的河南省政府部分廳長（鄧哲熙、傅正舜）及法院院長（張吉墉）已隨馮軍西撤，省主席一職亦因韓復榘軍務纏身而由韓的老友、建設廳長張鈞代理，南京政府決定對河南省政府實施改組。

七月二日，國民政府任命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李樹春、張鈞、張鴻烈、王向榮、李靜齋、何其慎、楊炯、袁華選為河南省政府委員，韓復榘為河南省政府主席。

河南省政府機構如下：

河南省政府主席 韓復榘（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任—一九三〇年六月張鈞代理）

秘書長 張紹堂（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任—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免）

民政廳長 李樹春（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任—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免）

財政廳長 楊炯（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任—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免）

建設廳長 王向榮（一九三〇年二月一七日任—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免）

張鈞（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任—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免）

教育廳長 李敬齋（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任—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免）

張鴻烈（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任—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免）

警務處長 王尊五（？任—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日免）

王愷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任）

高等法院院長 吳貞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署—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免）

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胡績

中原大戰前夕，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韓復榘以「楊炯人地不宜」為由，將財政廳長楊免職，所遺廳長一職由第三路軍總部處長王向榮擔任。

韓復榘的摯友、老幕僚長李樹春兼任民政廳長，為他在不久之後辭去第三路軍參謀長一職埋下伏筆。

財政廳長王向榮（一八九一—一九四一），字曉航，直隸磁縣人，畢業於永平府中學堂，一九一八年，在湖南常德入第十六混成旅當兵，因有文化，後升任騎兵營軍需幹事；韓復榘在西安任騎兵團長期間，王任該團騎兵第一營軍需長；韓在北京南苑任四十三團團長時，王先後任該團軍需長、書記官；一九二六年，王一度擔任國民軍東路軍總司令鹿鍾麟的軍需處長、察哈爾都署（都統鹿鍾麟）軍需課長、國民軍總司令部軍需部主任；北伐時期，王任第二集團軍北路軍總

司令部（總司令鹿鍾麟）軍需處長兼北路軍籌糧總監。王在鹿麾下任職期間，積極為韓軍籌措軍餉及糧草、彈藥。討桂之役，王調任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軍需處長，又與韓相聚。

建設廳長張鈞，早在韓復榘被馮玉祥舉薦為河南省政府主席時，即已是省府建設廳長；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韓再次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張仍留任建設廳長；一九三〇年六月七日，韓因參加中原大戰，推薦張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韓與張私人關係之好，由此可見一斑。

教育廳長李敬齋，河南汝南人，光緒年被授於「理科舉人」的功名，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國民黨黨務工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李任「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校長，一度任北洋政府地政部部长。一九二七年，馮玉祥主豫，李出任河南省政府教育廳長。韓復榘繼任河南省府主席後，李留任教育廳長，一九三〇年二月，張鴻烈接任教育廳長。一九三一年，李任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日，就任河南省府民政廳長。一九四五年五月，任國民黨第六屆監察委員。一九四八年五月，任國民政府地政部部长。一九四九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後去臺灣，一九七〇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八七年病逝。

教育廳長張鴻烈（一八九六—一九六二），字幼山，河南固始人，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碩士，同盟會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繼李敬齋之後擔任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校長，李調任該校校務主任。一九二七年，馮玉祥主豫，李出任河南省政府教育廳長。韓復榘二度出任河南省府主席後，李留任教育廳長。一九三〇年二月，張鴻烈接任教育廳長。

秘書長張紹堂，北伐期間擔任韓復榘第三方面軍指揮總部副官處副處長。北伐結束後，韓被國民政府任命河北省政府委員，韓雖未到職，卻舉薦張就任安國縣藥劑局局長（張喜讀中醫藥書）。不久，全國軍隊編遣，韓在潼關出任第二十師師長，張又棄職前往投效，出任第二十師軍法處長。未幾，馮玉祥推薦韓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同時免其軍職。石敬亭接任第二十師師長後，極力排擠韓舊部，張首當其衝。韓為息事寧人，委張擔任河南省自由縣縣長。討桂之役起，韓被任命為第三路軍總指揮，張調任總指揮部秘書長。張曾積極參與韓的「甘棠東進」計畫。

河南省警務處長王尊五，與西北軍無任何歷史淵源，韓復榘就職三個月後，即以第二十師參謀長王愷如接替王，擔任河南省警務處長。王於一九三三年八月擔任駐豫特派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的副官長，一九三六年四月，出任河南省公安局長，同時授陸軍少將銜。

河南省警務處長王愷如，字原本，江蘇睢寧人，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第六期，分配到北京馮玉祥陸軍檢閱使署教導團，「北京政變」後在北京南苑韓復榘第一旅任參謀官，北伐期間任韓軍第二十師（師師長孫桐萱）參謀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王調任河南省警務處長，所遺之第二十師參謀長由第三路軍總部軍務處長賀粹之繼任。「中原大戰」結束後，王就任濟南市公安局長。

吳貞纘，字子承，湖南湘潭人，法律從業人員，早年在湖南任承審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任河南省高等法院院長，時韓復榘剛出任馮玉祥治下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韓二度主豫，吳留任。

二人雖無任何歷史淵源，但關係融洽。韓調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吳亦赴魯任山東省高等法院院長。

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胡績，別號章甫，浙江省鎮海人。韓復榘主魯後，胡調任濟南地方法院院長。韓歿後，胡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升任山東省高等法院院長，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調任河南省高等法院長，一九四五年九月再任山東省高等法院院長。

在韓復榘的七名新「內閣」成員中，有四名來自第三路軍，頗有點「軍政府」的味道。筆者曾見過他們在就職儀式上的合影，七人站成一排，一律是布軍裝，武裝帶、打綁腿，雙臂又在胸前，表情嚴峻，完全是背水一戰的姿態。就連教育廳長、留美博士李敬齋也不例外。

韓復榘二度主豫期間，河南旱魃為虐，復以兵燹之禍，民不堪命。韓擔任新一屆河南省政府主席雖然只有九個月，因無人掣肘，很想在河南有一番作為。

澄清吏治，振作朝氣，是韓復榘施政的重中之重。他以「不圖苟安，不入歧途，不希非分，不思委謝」激勵軍政兩界人員^(註五)；他以「任勞任怨，朝氣在先，拚命為民，我不愛錢」為一切軍政人員座右銘。^(註六)

韓復榘在開封設立各種訓練班、訓練所，將全省各地方公務員分期分批調來省城集訓。他規

(註五)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五十八頁。

(註六)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五十九頁。

定省府及各廳派往地方去的出差人員，由省府按章發給出差費，不准向地方索要費用。韓崇尚節儉，反對鋪張，嚴格要求公務員一律身著國產布制服。他經常以各種方式考察公務員，獎優罰劣。韓為解決河南財政困難，設立專門機構，整頓河南最大的煤礦公司——中原公司，提高煤炭產量，加強運銷，不到兩月為省財政增洋二十萬元。（註七）

在建設方面，韓復榘重點辦了幾件事：一，興修水利。督飭民眾開渠、穿井、鑿泉、築塘、挖河、掘溝；疏浚為害較大的惠濟、賈魯等河。二，推廣農業機械。飭令民眾採用先進生產技術和機械，推廣省建設廳自製的鑿井機、抽水機、舊鐵輪織布機等。三，鼓勵民營產業。鼓勵、保護歸國華僑興辦的實業；保護、扶持河南獨特產業（如桑蠶等）。四，修築公路，成立汽車公司，發展公路交通。五，架設電話線，由鐵路沿線普及到偏僻各縣。六，提倡植樹造林，綠化荒山野嶺、田邊河灘，這是西北軍的傳統。（註八）

改良民俗，這也是西北軍的傳統。嚴厲禁菸、禁賭；反對蓄婢納妾及女子纏足束胸。

清鄉剿匪。韓復榘主豫之初，由於連年戰亂，土匪蜂起，流兵四竄，匪患十分嚴重。六月十一日，土匪圍攻洛陽。七月十六日，河南省府委員張鈞電告：「豫西二十餘縣被匪焚劫，無一

（註七）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六十頁。

（註八）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六十一頁。

完土。」^(註九)七月十九日，豫匪陷伊陽。韓為維持治安，綏靖地方，在全省範圍內全力清鄉剿匪。

韓復榘在全省設立民團，區有後備民團隊，縣有民團隊，均設隊長；豫東、豫北、豫西、豫南等各大區域，成立民團指揮部，設民團總指揮；全省設民團總團部，韓復榘任總指揮。剿匪之後，隨即進行清鄉。各級行政均設立清鄉局，全省設立清鄉總局，韓復榘任局長，李樹春任副局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韓復榘頒發了《河南各縣防匪剿匪辦法》，各縣都要認真清查戶口，清查為匪、通匪及窩匪之人；五百人以上的大股土匪呈請軍隊進剿，一般零星土匪由縣長督率剿辦。^(註一〇)

韓復榘平生最痛恨土匪，抓住土匪，一律嚴懲不貸。韓夫人高藝珍每見被擒獲的土匪戴著鐐銬受審，哭天喊地，輒生惻隱之心，懇請韓寬恕若輩。韓喟然曰：「你看他們現在可憐，就沒見他們欺負老百姓的時候，老百姓有多可憐！」

韓復榘雖然制定和實施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法規及舉措，但由於他二度主豫為時甚短，加之豫省駐軍龐雜，軍政不分（河南一百一十餘縣，省府所能全權管轄者僅七縣而已，其餘百餘縣之縣長、厘稅局長均為當地駐軍所委派，頗為混亂），省府政令貫徹執行困難重重，

^(註九)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註一〇)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六十頁。

韓曾因此於七月十日致電蔣介石，請辭河南省政府主席。不久，豫西突發「蔣馮戰爭」，未幾，豫南又驟起「討唐之役」，直至「中原大戰」全面爆發，韓重建豫省的初衷，也隨著所部撤離河南而人去政息。

韓復榘主豫期間，十分推崇「村治」。「村治」即「鄉村建設」，是一種農村改良運動。說起「鄉建」，不能不提及「鄉建派」領袖梁漱溟。

梁漱溟（一八九五—一九八八），字壽銘，原籍廣西桂林，生長在北京，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梁是一位很有個性的中國傳統文人。他的剛直不阿和錚錚鐵骨至今仍為無數人所傾倒。令人稱奇的是這樣一位大知識份子竟與行伍出身、戎馬一生的韓復榘交上了朋友。

韓復榘是如何認識梁漱溟的呢？還是聽梁自己是怎麼說的吧：「為什麼說很早之前，韓復榘已認識我，而我卻還不認識他呢？這得從民國十一年、即一九二二年的往事談起。這一年，我應邀到北京南苑馮玉祥部給部隊官佐講學，宣傳我的主張，主要是儒家哲學。當時馮玉祥將軍官職是陸軍檢閱使，手下有五個旅的軍隊，近三萬人馬。五個旅長的名字我還記得，叫張之江、鹿鍾麟、宋哲元、劉郁芬、李鳴鐘。我的講學一共進行了五次，每次一個旅，由旅長帶著全旅的官佐前來聽講，地點在當時的南苑基督教青年會講堂。因為馮玉祥信奉基督教，十分虔誠，故有『基督將軍』之稱。這次我在馮部講學，韓復榘還只是團或營長一級的官職（筆者注：韓時為團長），

當然他認得我，我不認得他。後來他先後在河南省政府和山東省政府任主席，我在河南、山東搞鄉村建設，特別在山東時達七年之久，才和他有了直接的接觸和交往。」（註一）

梁漱溟在其所著〈記韓向方主席〉一文中追述他在河南與韓復榘的交往：「愚初次晤韓在開封，時為十八年秋末，正籌備河南村治學院。愚自北平南來，院長彭君禹廷迎於鄭州。抵汴，初就館舍，韓先來拜。韓云，五年前即已見過。蓋民國十三年初，愚應馮煥章（時為陸軍檢閱使，駐北平之南苑）邀，為其軍中官佐講演五次，韓方為團長，聽講也。比愚答拜，並應邀為其省政府人員講演，則韓以剿匪赴周家口，皆不在也。其後愚住輝縣學院中，有事洽商，均由院長、副院長往見，愚再未與晤面。外間以河南、山東鄉村工作近十年，皆得韓之力，意愚與韓必有舊，或傳愚曾為韓師，皆非也。……其時主席名義即屬韓向方，然一切政務皆馮（煥章）親決之，例行公事委於薛篤弼，韓實不問事也。時局擾攘，議雖定而事未舉。十八年，韓既背馮而獨立行動（梁注：十八年，馮、蔣間醞釀戰爭，馮部西撤入潼關，韓於會議上持異議，馮當眾辱之，韓乃單獨率其所部東進，自是脫離馮部），乃自操權柄，所有政令恆一反馮之所為。關心茲事者，咸以為必成畫餅，顧一一皆如原議而行，乃知其非無別擇也。十九年冬，村治學院遽告結束，當其

（註一一）汪東林：〈訪梁漱溟問答錄〉，《人物》，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五十頁。

存在期間，韓遇事積極贊助。」（註一二）

韓復榘主魯後，又邀梁漱溟赴魯實施鄉村建設計畫。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馮玉祥應閻錫山之邀經潼關風凌渡入晉至運城，稍事休息即往太原。二十四日，閻錫山親至介休相迎，當晚，馮、閻做竟夜之談。次日，閻將馮安置在太原以西四十華里之晉祠行館下榻，並派憲兵一營「保護」。馮初到山西太原的幾日，閻常去看望，或談談反蔣，或聊聊出洋，煞有介事。

就在馮玉祥到達太原之日，蔣介石也到了北平。蔣抵平當日即電慰馮部將領，二十七日，又向記者宣布，中央對馮決不究既往。

六月三十日，閻錫山應蔣介石電召到北平，滯留半月之久。閻返晉後，對馮玉祥態度大變，再不與之見面。馮在晉祠坐了三個月的冷板凳，又被閻遷至五台建安村。建安村距閻的老家河邊村很近。馮住在閻的岳父家，是一座四合院式的老宅，房前屋後都有憲兵看守，村週邊有鐵絲網，通往建安村的道路被憲兵封鎖，並挖二道壕溝，有汽車通過時，臨時搭兩塊木板。被軟禁的馮成了閻與蔣討價還價的砝碼。

七月十三日，蔣介石從北平返回南京途中路過徐州，召集韓復榘、石友三、唐生智、方振武、賀耀祖等會議，討論北方局勢及部隊交接事宜。這是韓發動「甘棠東進」後第一次面見蔣。蔣對

（註一二）梁漱溟：〈記韓向方主席〉。

韓請辭河南省政府主席表示誠懇慰留。

馮玉祥被軟禁山西後，馮軍地處陝甘貧瘠之地，又值大災之年，經濟極度困難，又恢復了與南京方面的往來。七月二十四日，馮軍將領宋哲元、劉郁芬等通電：願為國效命。蔣派熊斌、賀耀祖到西安慰馮軍，接濟三十萬元現金、十萬袋麵粉。

三十日，鹿鍾麟、薛篤弼、熊斌等應蔣介石電召，自上海返回南京。八月十七日，鹿署理軍政部長職。八月十八日，韓復榘在南京與鹿鍾麟、熊斌及西北在京要員協商第二編遣區編遣事宜，韓與眾袍澤久別重逢，相見甚歡。鹿曾是韓的老長官，二人更是備感親切。

九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設宴招待報告西北編遣情形的西北軍代表劉郁芬。劉發表演說，謂「只知服從中央而不知其他」。

南京方面與西北軍日益接近，引起閻錫山的高度警覺。早在西北軍分裂之前，包括韓復榘在內的西北軍將領便力主「聯蔣打閻」，只因馮玉祥另有打算而流產。如今馮被軟禁在晉，西北軍將領群情激憤，一旦出現蔣、馮聯合伐晉的局面，對閻來說，將是一場滅頂之災！

九月十七日，中秋之夜，閻錫山突至建安村會晤馮玉祥，明確表示願與馮合作倒蔣，勿中蔣之離間計，並建議馮軍首先發動，晉軍隨後回應；馮軍進抵洛陽後，閻即發表反蔣通電；河南軍事由馮軍承擔十分之六，餘由晉軍承擔；馮軍糧餉皆由閻供應。馮欣然允諾。三十日，閻偕馮等遊五臺山，夜同宿紫金山。

十月十日，西北軍將領宋哲元、孫良誠等二十七人，在閻錫山、馮玉祥策動下自西安發出反蔣通電（電文由閻擬就），推戴閻錫山、馮玉祥為國民軍總、副司令。通電列舉蔣氏之「六大罪狀」，宣稱：「誓不與獨夫共存，謹率四十萬武裝同志，即日出發。」

馮軍易名「國民軍」，改師為軍，共編八路。眾將推宋哲元為代理總司令，孫良誠為前敵總指揮。由於孫實力大於宋，前者不聽後者指揮，將帥不和，為日後失敗埋下伏筆。

「國民軍」戰鬥序列：

代理總司令 宋哲元 參謀長 秦德純

副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 孫良誠

第一路軍 總指揮 石敬亭

第十五軍 軍長 過之綱

第三十一師 師長 高去驕

第三十二師 師長 王玉亭

第三十三師 師長 高群英

第四旅 旅長 鄒佩環

第十六軍 軍長 王冠軍

第三十四師 師長（不詳）

第三十五師

師長 王克明

第三十六師

師長 龐振江

第十七軍

軍長 門致中

教導師

師長 劉燕泉

特務師

師長 葛運隆

第二路軍

總指揮 孫良誠

第一軍

軍軍長 梁冠英

第一師

師長 萬闡明

第二師

師長 戴藩周

第一混成旅

旅長 張升永

第二軍

軍長 程心明

第三師

師長 尚德成

第四師

師長 張印湘

第四混成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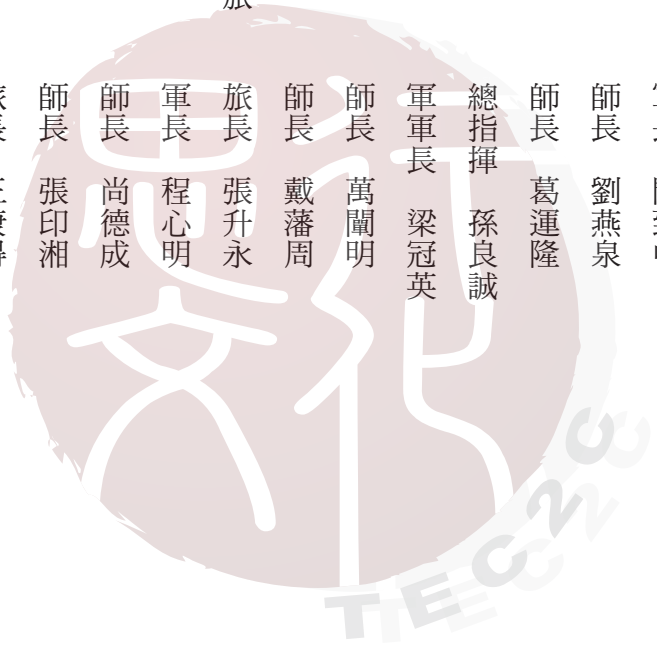
旅長 王康得

第三十七師

師長 王和民

第三路軍

總指揮 劉郁芬



第十軍

軍長 吉鴻昌

第二十二師

師長 李倫祥

第二十三師

師長 李松昆

第二十八師

師長 馮安邦

騎兵第四師

師長 蘇雨生

第四路軍

總指揮 宋哲元

第三軍

軍長 魏鳳樓

第五師

師長 董振堂

第六師

師長 米文和

第七師

師長 鹿文彬

第十一軍

軍長 馮治安

第二十四師

師長 田春芳

第二十五師

師長 趙登禹

第二十六師

師長 張自忠

第十四軍

軍長 陳毓耀

第八師

師長 周永勝



騎兵第五師

師長 王金鑾

第二十四軍

軍長 馬鴻賓

第二十二師

師長 馬鴻賓(兼)

第五路軍

總指揮 劉汝明

第十二軍

軍長 劉汝明(兼)

第二十九師

師長 李金田

第六路軍

總指揮 龐炳勳

第四軍

軍長 張凌雲

第八師

師長 于培堯

第九師

師長 馬式彬

特務團

團長 蔡克仁

第六軍

軍長 龐炳勳(兼)

第十二師

師長 馬法五

第十三師

師長 余遠彰

第三混成旅

旅長 陳春榮

第七路軍

總指揮 張維璽

第五軍

軍長 田金凱

第十師

師長 趙庭選

第十一師

師長 張汝奎

第二十七師

師長 乜玉嶺

第八軍

軍長 張維璽（兼）

第十七師

師長 趙鳳林

第十六師

師長 王和祥

第六混成旅

旅長 王致遠

第八路軍

總指揮 孫連仲

第九軍

軍長 孫連仲（兼）

第十九師

師長 高樹勳

第二十師

師長 安樹德

第二十一師

師長 施積樞

甘肅第六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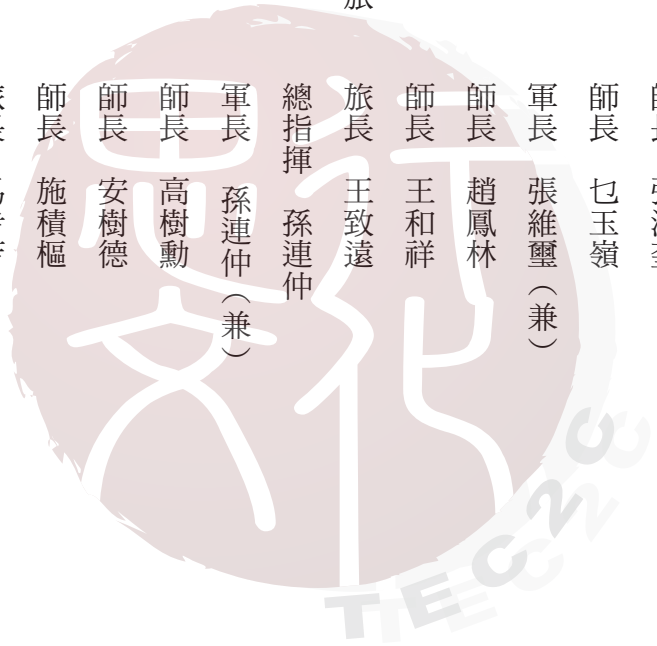
旅長 馬步芳

第十三軍

軍長 趙席聘

第三十九師

師長 劉兆祥



第三十師 師長 李兆昆

第二混成旅 旅長 雷中田

騎兵第十一旅 旅長 崔全和

獨立騎兵第一軍 軍長 鄭大章

騎兵第二師 師長 劉鳳岐

騎兵第十旅 旅長 王鴻勳

馮軍作戰方略是：第一路石敬亭部留守陝西；第三路劉郁芬部留守甘肅。其餘各部分三路出擊：孫良誠、宋哲元、龐炳勳三軍出潼關，沿隴海路東進，直取鄭、汴；孫連仲、劉汝明兩軍出荊紫關，直撲南陽；張維璽、田金凱兩軍出武勝關，直逼襄樊。

十一日，國民政府下令討伐西北軍將領。總部任命「討逆軍」五路總指揮。

「討逆軍」戰鬥序列：

總司令 蔣介石 參謀長 朱培德

第一路軍總指揮 方鼎英

第三軍 王均 第四軍 阮玄武

第二路軍總指揮 劉峙

第一軍 顧祝同 第二軍 蔣鼎文 預備隊 夏斗寅

第三路軍總指揮 韓復榘（未參戰）

第四路軍總指揮 何鍵（未參戰）

第五路軍總指揮 唐生智

第八軍 劉興 第九軍 何成浚 第十軍 楊傑

總預備隊總指揮 陳調元（未參戰）

蔣軍的作戰部署是以唐生智久經陣戰的第八軍及何成浚、楊傑率領北伐期間收編的孫傳芳、張宗昌舊部徐源泉等軍擔當隴海路正面，為討馮主力；以雜軍方鼎英軍部署豫南，守護平漢線；以蔣軍嫡系劉峙軍屯兵武漢，策應各路討馮軍作戰。陳調元軍在山東擔任總預備隊；韓復榘軍與何鍵軍只是掛名，並未參戰。

馮軍三路出動，初戰得手。孫良誠軍進抵洛陽；馮治安軍下臨汝；劉汝明軍克西峽；張維璽軍進出於老河口。但當馮軍攻占洛陽後，晉軍並沒有如約發動。蓋閻錫山初以為馮軍將領發動後必擁他當領袖，但當他見到晉軍偵探從豫境揭回來的馮軍布告上根本未提擁閻的事，大不悅，乃按兵不動，坐觀成敗。馮玉祥「連日心境焦悶，殆難名狀」（註一三），自十月二十一日起絕食

（註一三）《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七十二小時，以示抗議。正當馮軍準備攻取鄭州、許昌之際，十月二十八日，南京方面特任閻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並每月撥款六百八十萬元與閻作為「協餉」。十一月一日，閻致電宋哲元，詭稱：「前二、三集團合作之說並非事實。」閻出爾反爾，令馮軍士氣大落。唐生智指揮蔣軍全面反攻。孫良誠被迫放棄密縣、登封而後撤。宋哲元偵知孫正接洽投蔣，「陰懷異志」，乃於十一月十六日下令全軍撤回潼關。由於擔任掩護全軍撤退的魏鳳樓過早放棄洛陽龍門，蔣軍乘機切斷馮軍後路，使正向洛陽撤退的孫軍秩序大亂，一敗塗地，兵員損失三分之二，軍用物資盡數拋棄，為馮軍前所未有之慘敗。十一月下旬，馮軍全部退回潼關以西，蔣馮豫西之戰以馮軍失敗而告終，歷時不到兩月。

孫良誠回到潼關與宋哲元大吵大鬧，稱他日前與蔣方接洽，全是緩兵之計，以解救被圍困的部隊。次年三月，馮玉祥回潼關後，孫還告宋見死不救，宋則告孫背叛團體。馮為息事寧人，未再深究，只「各打五十大板」，說：「你們作戰，互不支援，只帶著部隊拚命向潼關一個老鼠洞鑽，怎能不垮！」（註一四）

韓復榘之第三路軍在蔣馮豫西之戰中雖被列入蔣軍戰鬥序列，但始終堅持「絕不打馮先生」的原則。為避免被捲入戰爭，更為使蔣丟掉幻想，韓將部隊全部撤到黃河以北，甚至通電要「解甲歸田」。

（註一四）經盛明：《孫良誠》，《西北軍將領》，第八十一頁。

在豫西之戰爆發第四天，即十月十四日，為「應景」，

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孫桐萱、曹福林、張德順聯名電國民黨中央「討逆」，謂：「此次西北軍變，其中不無明白大義之人，一馬之害豈及於群，一發之牽動及全體，則石敬亭實為罪魁禍首，理當撻伐，群起相攻。」(註一五)

此電隻字不提西北軍、馮玉祥，只將一個石敬亭數落了一番，簡直是拿蔣介石的「討逆」開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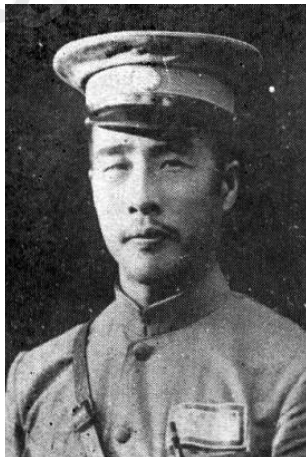
是時，韓復榘與馮玉祥也通過私人代表建立了聯繫。

十月十八日，韓的私人代表柴春霖向馮報告：「韓表示非常誠懇。」(註一六)十一月二日，柴又向馮報告：「韓復榘絕不參加戰爭，擬俟至相當時期即通電倒蔣。」(註一七)

(註一五)《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十五輯，第二百零四頁。

(註一六)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八日。

(註一七)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日。



二度主豫之河南省政府主席韓復榘



河南省政府建設廳長張鈞